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十六。

迷幻藥效過去以後，東尼神情萎憊，滿身傷痕。他對所發生的事已記不清楚，或許是他不願說。尤其是最後一段，我們怕勾起他的傷感，誰都不願再提起。經過這場風波，尼奧對沙爾索及貝珍大表讚賞。他也承認自己以往成見太深，東尼能有這樣熱心的朋友，不能不歸功於平日的交遊。

他要求沙爾索及貝珍參加組織，貝珍因為還在讀書，只能在放假時參加。沙爾索則受寵若驚，抓耳撓腮，坐立不安，一個勁地說：「嘿嘿！我不行呀！我只有一點點學問，我能學什麼呢？以前讀書時我天天逃課……嘻嘻，以後呢？會不會逃課，我也不能擔保呀。」說著說著，他不知想到了什麼，一個人笑個不停。及至他抬起頭來，看到尼奧滿臉正氣，立刻忍住笑，說：「要是天天像這樣跟東尼捉迷藏，叫我學什麼都成。」

尼奧耐著性子說：「你不是瑪貢巴（巴西土著信奉的一種巫教，以神靈附體聞名，現在已成為觀光的賣點之一。）的長老嗎？」

沙爾索聽了，又笑得打跌：「可不是嗎？人家都說我是，我可不知道我是不是。什麼請神呀！降靈呀！每次都是人家弄的。嘻嘻……雞殺死！寶貝！有一次來了一大堆觀光客，館裏有個楞小子要我請神。因為他們的長老把法器送給了我——嘻嘻！那是用大麻煙換的。」

他愈想愈是好笑，笑得眼淚都掉了下來。他一邊揩著淚，一邊說：「我說我一個神都不認識呀！請誰呢？那個楞小子說神認識我！我有法器，要請誰，就是誰。長老倒是教過我的，試試看嘛，管他來是不來，來不來又不是我的事。我這麼一陣折騰，心裏也著實發慌，我連神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呀！管他呢！請一個「維亞多」算了！（註：巴西語，指鹿，俗稱女性化之男人，是巴西人最常用來揶揄男人之詞）。不認識的也能看得出來，我就拿著法器，跳我的森巴。」

「那個楞小子一陣發抖，就說了：『我是卡勒拉神，大師，你召我有什麼事』？我奇怪極了，問他說：『卡勒拉？誰要找卡勒拉？我請的是維亞多』。那小子一楞，他急啦！就說：『是維亞多叫我來的，他到醫院生兒子去啦！』」

大家聽得鬨堂大笑，連尼奧那副石膏臉上，也綻開了歡顏。東尼更是笑得來勁，他難得見到尼奧主動邀人入夥，便勸沙爾索道：「我們不是讓你來做學生，因為我們要研究瑪貢巴，要你教我們。」

「雞殺死……」他對東尼懷有三分敬意，不敢隨便說笑了：「我怎麼敢教你們？能像你們這樣有學問就算不錯啦！我學！我學！不過，我小子毛病很多，人人都說我嘴巴太碎，到時候你們不要怨我！」

東尼休息了一天，精神已經完全恢復。第二天一早舉行日課，沙爾索首次參加，一切都使他感到新鮮，當時我已昇為苦修士，修行人僅有他一個。

做瑜珈時，因為他個子瘦小，又靜不下來，像煞一隻活蹦亂跳的小猴子。他不僅學習認真，而且拼命討好，儘出些點子，舉手投足簡直讓人笑死。且不要說那些高難度的軟體動作，僅僅一個單盤跌坐姿勢，只見他把那兩隻又乾又瘦的毛腿搬來架去，偏偏就是架不到一塊兒去。好不容易給架住了，他的身體又扭成一團，屁股不能著地。

一到講經時，那更是熱鬧滾滾。他渾身難過，連一分鐘也坐不住，便一再提出些不是問題的問題。尼奧無可奈何，特准他一個人抽大麻，我們的學習才不致受到干擾。

晨課完畢，東尼因昨天悶了一天，忍不住要出去溜溜。沒過多久，他就怒氣沖天地跑回來，一進門就吼道：「這個老巫婆！我要把她宰了！」

大家聞聲都聚到他身旁，只見他額上青筋暴露，眼中噴著怒火：「認得一樓那家黑人吧？因為付不起房租，老太婆逼得太緊，夫妻倆逃掉了，丟下兩個小孩。老太婆今天派人來收錢，不但不同情，還說要賣兩個小孩償還房租！」

「豈有此理！哪會有這種事？」尼奧不信。

甘格一向很喜歡那兩個小孩，他立刻跑下樓去。

「差多少錢？」我問。

「不知道，大概是半年的房錢，不管錢多少，怎麼能賣人呢？」

「這對夫妻也實在是荒唐，要逃也得帶著孩子逃，怎麼忍心丟下親生子女不管？」尼奧嘆息不已。

「我們把這兩個孩子收養下來！」東尼說。

「不行！」尼奧表示異議：「警察會送他們到孤兒院。」

「孤兒院？記得我們參觀過的那間孤兒院？那些可憐的孩子，連笑都不會笑！」

「那有什麼辦法？」

「不管！我要救他們！」

「如何救法？」

「我要收養他們！我要把應該給我親生兒女的愛分給他們！」

「不要衝動！在法律上你沒有領養的權利。」

「誰說的？你沒有看到那兩個孩子絕望的神情！他們不是人？他們難道沒有資格享受人生的歡樂？」

「東尼！世間可憐人太多了！你要救他們，就應該先充實自己，培養力量，找出一條可行的途徑！」

「廢話！我們修什麼道？充實什麼自己？我為了救自己，卻把女兒的命斷送了！」東尼淚流滿面，頹然坐在地上，怒火冷熄了，冒起慘痛的餘煙：「我太自私，只顧自己！樓下那兩個孩子哭著叫爹叫娘，難道我的孩子沒有哭過？沒有喊過爸爸？我呢？我和這對逃走的男女有什麼分別？我比他們好到那裡？」

沙爾索立刻拿了幾支大麻來，他不會說教，卻知道及時將煙遞到東尼手中。

我們都默默無言，東尼抽了幾口，冷靜了些，還在喃喃自責：「我的太太不對，可是兒女卻沒有過失。我應該爭取到他們的！可憐的黛西，她現在有五歲了，乖乖的，從來不多話，她眼看著我們吵架，打架……」

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眼皮漸漸沉重了，嘴角居然有了一絲笑意：「黛西！唱支歌……」

沙爾索也陪著抽，他望著東尼嘻嘻地笑，東尼把煙屁股遞給他，他尖著嘴，刁著短短的煙屁股，任青煙薰著眼睛，還不斷地笑。東尼看著他，笑著說：「……你像什麼？……」